



09697

王奉常集卷之十六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傳

沈瀛山傳

始余居里中聞吳江沈伯英弱冠而甚才心慕好之  
 已又聞其父瀛山公之能教也客曰沈公之教子少  
 弗弄長不令見異物過必謹出入必與偕所延致必  
 明師良友凡文之佳者無弗秘而習也於是伯英試  
 輒捷甲戌魁天下而其弟仲舉又以壬午魁北畿天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六 一

下之言教子者爭慕說沈公矣夫人情之願其子之  
 才何必沈公即教而子之弗率可奈何謝太傅云我  
 常自教兒若然謝言非耶蓋仲舉舉而沈公歿余讀  
 伯英所自狀而歎曰嗟乎有以也夫沈公非獨言教  
 也蓋亦有身教焉公始名僑字道古已改名侃別號  
 瀛山祖漢為世廟朝都諫以直言斥父某上林丞  
 奇而善相母夫人金氏夢霹靂驚寤而生公幼岐嶷  
 不凡為父上林公所器長而警敏強記能誦百家言  
 好慕說古豪傑遇有激烈感槩之倫與其性合未嘗  
 不擊節若身當之也已廢書而歎曰夫夫起徒步據



鼎耳而顯竒策於當世垂聲稱於千載非人乎今儒  
生徒搦寸管芥拾青紫而汶汶無所表見弁髦之謂  
何吾將抑而就時以見吾所欲揚者於是屏去一切  
而專攻爲應制言併以程督諸子伊吾晝夜至嘔血  
不少休然公屢試有司輒不利而從兄位暨其子璟  
相繼褒進公自是以數竒息意矣公雖厄不得試然  
其爲人實有任劇才遇事糾紛咄嗟立辦三族有事  
得公居間乃服居嘗自歎使我得爲邊徼小吏效尺  
寸于縣官胡難也大母之喪上林公獨傾貲治之意  
不以累諸弟公殫力經紀會葬者厭心焉僉謂公承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六

二

四百〇八

顏力也從兄以檢討出使罹漕卒之難公聞觸暑馳  
詣都下將白上寃狀會其人蒞罪而止事雖不行聞  
者壯之自都諫公起家號饒裕至公頗踈弛不問家  
人產家稍芻落然性慷慨好周人之急益甚季父爲  
大官屬者卒於官貲厚而子幼公泣而誓存其孤家  
卒不破母夫人女弟適徐而寡無子公迎致於家者  
二十餘年家人莊事之曰徐氏母族祖嘉師以株累  
當逮懼而匿委其妻子公憐之爲撫其家而代訴於  
當事者卒出之嘗欲爲義田以贍族而力弗逮乃稍  
爲義米歲給之此其行義彰明較著者也顧趣不諧

俗不喜見猥利小人時或見嚴憚然中心醇實無他  
腸以是人終任之無能有加於公也上林公卒後公  
始浩然有向平五嶽之志是時公已受伯英封貴矣  
而躡屨數千里南太和北泰岱欣欣冀一遇異人迹  
類有道者云嘗下天柱峰過沔陽訪其故人陳君爲  
留月餘曰明年余五十君當過我陳君如期往囊百  
金物爲公壽至則公逝矣陳君哭而易所爲壽者奠  
焉陳君余不知其人然能千里外不渝約而伯英兄  
弟父事之即公於敦友誼重然諾可知已公始病脾  
余以姻家過省公病弗獲見謂其闔人曰語公幸善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六

三

四頁

飭郎君泥金至當勿藥耳已而仲舉果報第三人公  
喜可知也然脾疾已深竟不起公卒時年僅五十耳  
王子曰余觀沈先生豈世所謂封君者流哉迹其意  
未始不自恨於不試而天下亦以是爲先生惜語有  
之不于其身則于其子夫先生能得之于子而不能  
得之于身命也藉令少有所試而多有所享其道要  
之未究而或者奪于二子之完以洩其厚故余以爲  
不若闡然而無試缺然而無享以厚貽于二子者之  
究之也異日建竒策垂聲稱具如先生指夫孰非先  
生力哉不然即天下後世不知先生者猥云先生能

教子亦可已矣

見齋卓君傳

始余與卓激甫交激甫之母亡三十有餘年而余追爲之傳徵于激甫也及是見齋君歿而激甫復匍匐乞傳於余余業以習激甫者習其家世是惡敢辭乃爲卓見齋傳曰見齋君者名賢字思齊以見顏其齋顧名也六世祖敦爲革除間侍郎敬從弟自瑞安三徙而贅于唐棲宋氏始爲仁和縣人敦生璞璞生鑑鑑生澄澄生俊爲見齋君父君生而樸茂椎外辯中十歲時讀書強記舉動若成人人謂卓氏有子矣唐三奉常集

卷之十六

四

頁大

棲故通貨積著地而卓氏世賈君父時值中衰賈齊魯間歷歲不歸君獨與母居力辦春汲外禦其侮然亦緣是廢學還復爲賈君爲賈則大贏五十年中屢什屢起卒爲富人居賈之道仰取俯拾居賤操竒忍驚以俟昂直決不爲人損一毛乃君爲賈獨不然嘉隆中歲兩侵斗米千錢君稍平之爲減市價十之三已又推其贏糜餓者餓而死者棺埋之人或迂君曰奈何當侵歲而施不虞竭乎君笑曰吾以子錢施譬賈亡贏耳客奈何必吾贏也性尤樂檀施所獨建大善禪寺再葺永清菴鎮南陲超山兩佑聖院爲五杭

里仁橋者二諸所築陂塘設義學助婚葬患難者無  
虛歲貸而不能償者至焚券以示之郡邑徵徭必首  
君君固弗求脫嘗謂其人曰君天也吾爲民力王事  
即吾可計免而天安可欺後且弗昌其行誼多類此  
賈人法當破產而君更起家不終困亦會有天幸云  
然其窺盈縮識聚散必有深於陶計之策者而狀不  
言無能名其妙也生平篤於孝友遭祖父母之喪哭  
踊柴毀身築墓於臯亭山麓畚插必躬撫諸弟使悉  
有寧居而均其產諸弟皆父事焉慈愛諸子不爲砥  
犢多延名師教之格言古銘必置坐右諸子亦莊事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六 五

一子文卿而後得明卿文卿成鄉進士而天孺人歿  
父之而君更有所置得子彥卿達卿顯卿順卿子姓  
彬彬盛矣然始終經紀成君夫婦名者明卿力也明  
卿以貲爲郎有文名余所稱澂甫者也王先生曰卓  
氏其先王孫以財雄汶山下然未有行誼著聞也漢  
高帝重困賈人令不得乘車以示辱而賈人擊鍾衣  
繡爲豪益甚至武帝時告繹而賈人困始極矣豈非  
以射利奪耕不佐公家之急故耶假令其時有孝弟  
樂施薄衣食急上供內行醇固若卓君者人主方褒  
顯以示黔首又胡摧辱也嗚呼厚藏恡予色莊行違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六

六

三六

士之儒而賈者多矣若卓君非所謂賈而儒者耶然  
卓君非明卿爲子亦亡繇以行誼表暴語曰不知其  
世視其子近之矣

王氏父子郤金傳

王叅政懋德瓊之文昌人也舉隆慶戊辰進士繇南  
京比部郎出爲金華守金華守前後無善去者而獨  
君以廉察擢江西按察司副使已晉福建布政使司  
右叅政瓊管在海外而君父封公良弼與君母偕年  
八十餘君爲吏十六年於外矣君無子多餌燥藥攝  
建南篆歸而得消渴疾先是延平人有病此者以溺

甘爲死候君試之甘度不可起乃請歸余輩以君不可涉遠固留之君慨然曰懋德之違定省十有六年願徼福諸君萬一生見父母死且瞑不然即死道路吾志猶南首也於是寮友爭致贐而君固推不受余謂君不有父若弟在乎君曰吾瓊故魚米鄉家粗自足而吾以十六年所餘月奉佐仲產爲二親養安所事諸君贐且吾不留而亟行懼以歸襯爲閩人累也余聞而心竊敬之君至延平不能前竟卒卒之日神爽不亂爲書謝寮友誓不受裝費余時以君死不患無財患不遂志古人王有聽臣下薄葬以全其志者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六

七

四百八

即爲請於兩臺使者已之何如藩長不敢斷聞於使者使者以爲不可遂循故事括六白金遣使傳護之渡海至則授金於封公封公不受曰吾子業有成言吾即老奈何沒六白金以傷吾子之義吏固請而封公固益卻竟令持歸僅收其奠金曰爲我謝諸大夫老夫老且死海外無能報也初君之辭贐及遺命不受賻有言君無子不爲老父弱弟謀爲非中也者余獨以爲不然及是益泫然而泣且歎曰嗟乎有以也夫海外之區黎獠之與居而父子爲廉若是豈偶然哉夫君父子即號有中人產非有陶朱猗頓之富能

土苴六白金者身死而義故賻贈送致數千里外非所謂嗟來之食比也而君之父義不以汗其子此非獨君廉也乃其父廉有先之矣向使君疑其父有濡忍之志將爲少子殖者亦安肯以堅辭卻哉余時欲爲君父子立卻金亭且紀之碑會有入賀之役而人亦無爲從吏者遂已顧緇衣之好有懷未吐私爲立傳以示同志者述焉

論曰今世學者務明性命至薄辭受爲小節世懋竊廩廩焉昔在西晉太康之末豈清談是之而錢神獻嘲遂以亡國廉頑之於義大矣夫叅政君學優服官王奉常集卷之十六八  
死而臨義猶曰難之矧其父志不由學而年在戒得顧不尤難歟我國家淳尚廉耻薄海內外罔不奮興世懋是以知周曆之長也

### 吳令君傳

吳令君者名士讓字允恭吳興歸安人也其先自宋末居射邨用貲豪里中已再徙前坵有名璋者以行義聞兩子皆貴封爲光祿丞而吳氏貴自璋始璋之子曰龍爲零陵令生二子長曰太學君期次曰理問君徵徵以別子士詮貴贈爲駕部員外郎君故贈君庶長子也嫡母顧宜人置側室于而舉君無子卒君

雖長以非嫡故得出爲人後時甫束髮括而喪若成人王父零陵公陰竒之爲筦家政而間以一二事嘗君君輒了辯諸黠奴或易郎君君爲立僮約摘其肆者箠之百內外斬如也君凡事三母而所後母施孺人尤嚴難稱指君所曲爲三母權卒免以釁終君年少白哲善容止性穎敏多通工蹴踘投壺圍碁之戲又善爲新聲年未弱冠補博士弟子已入訾爲太學生既已受世父產擁高訾而所娶屠孺人又名家子裝頗厚君益得舒其逸嘗盛衣冠謁其邑長吏弗爲禮歸而發憤而屠孺人亦從吏之遂下帷治博士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六

九

賈

業零陵公不知也施孺人亦謂君母薄訾郎爲君嘿而誦習益甚亡何所生父贈君亦卒君厭於人後不得爲三年喪而內持戚遇試竟不忍入戊午領應天鄉薦零陵公出不意撫掌曰吾忍死待諸孫一第乃若耶明年計偕下第而歸零陵公以壽終君當承重泣謂諸弟母令喪事以毛髮遺議鄉里於是喪零陵公如禮蓋零陵公歿而吳氏之產微落也君兄弟皆好爲詩扁堂曰春草相倡和而君又能識別古物多藏法書名畫已又好堪輿家言築室湖上橐日垂矣而忌者乃時齟齬以事宗人有盜其先塋者君抗言

白之其人以恨死而家誣君余兄時爲 叅政治吳  
興直其誣初君與余同舉而君了不關說事解後乃  
知君爲年家弟也君既數試禮闈弗第甲戌弟士詮  
計偕君慨然謂弟曰而第往吾性疎亢安能從人後  
就主司三寸管受其雌黃竟弗入丁丑爲三母強而  
就試又弗第庚辰以病後期遂謁選人得鳳陽之靈  
壁地淮北多甌脫民皆茅茨而居君始至而邑驟中  
水民益流徙無完家君亟請於上官蠲其租又爲檄  
鄉父老令爲若儲胥毋恐發倉賑饑多不待報而身  
請先發之罪於是流亡者集矣明年水復至君度地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六

十

卅八

形漫衍謂不渠之水安從洩而會詔捐粟予民水者  
君謂縣官安能歲予民粟不若募民受直多爲渠而  
隄當兩利且永無患乃輒以便宜白上官而躬視周  
廬畚插雲集蓋渠成而民歌之君雖極意拊疲民至  
大猾奸胥輒榜殺之不縱舍曰是稂莠賊我良苗者  
當刈民俗好鬪而訟君恒以數語折之口占趨吏具  
獄莫敢出息以是上官爭器之間屬以他邑事皆立  
辦兩歲間薦疏獎檄交至矣邑故無乘君以暇召父  
老問其山川土風人物褒輯爲志屬余序之余怪君  
久無嗣音乃聞病軼掌死先是君從異人受方書行

積氣法嘗裸其腹曰是中有物矣已忽嘔血有如嬰  
兒者子世皞輩聞而趣視之君視事如故居月餘危  
坐而瞑世人皆以吳令君受方誤也君於文好古調  
於詩不能成家而皆有意書法出入黃庭虞永興趙  
承旨間翩翩有勢生而豪舉以不能俯仰時好困場  
屋顧抑就常調爲縣令令地斥民貧誅茅飯糲雅非  
其性所堪而能痛劑豪氣以博循吏聲既已策高第  
功名可通顯乃遽天中道世多甘食色無能明養生  
主然壽皆可六七十而君以方術不得至五十故世  
不能名君何如人然自有造物者在於君何尤君有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六

七

知  
三

子三人世皞世熙世美能世其家人以爲天之報吳  
令君當在斯也 奉常氏曰始余關中之役道靈壁

蓋親見令君治狀云君召余齋中尚多載致吳興物  
產咲謂余靈壁民每察徭爭謹言某民富家有屋瓦  
其意蓋邑邑居此矣及送余至境上則所在社倉整  
辦而是時官責募民牛種子粒甚急君輦蹇言縣官  
募民墾荒土安知重爲民困乃爾願得少寬之必有  
以報余時遺書凌開府白其狀而開府亦知君賢假  
令不死營田興罷當有石畫不獨渠隄一善政也民  
之無祿而遽死賢令君惜哉

蔡烈婦朱氏傳

蔡先生伯玉有從子曰燕祥燕祥之婦曰朱烈婦烈婦先燕祥病革自縊死予聞故偉其事乂之余與先生夜坐庭中談古今行誼先生始自烈婦所爲死狀甚悉於時涼月當天數人毛骨庭樹扶踈凜若貞魂之來下爲之危髮上指先生乃以勞君遜道狀授余讀之歎曰有是哉勇而知義婦人乎余愧非夫矣

天子歲下尺一詔旌諸有節者部使者上狀亡慮歲百十而炳然死義有如烈婦者幾何人乃令名湮沒於閭巷而太史氏寂無述焉是余之責夫乃據狀及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六

十一

三

所聞於先生者爲之傳曰朱烈婦者其先吳之郡城人厥祖奎博雅古君子也爲博士弟子不樂避之具區澤中爲陽谷山人父縉能傳其學烈婦生而寡言咲耻靚妝爲祖父所憐愛名之曰昭字以小明烈婦既貧家女少不辭汲爨之任而間習爲女紅輒甚工里中女皆自謂不及也山人性莊甚平居教授好誦說古聖賢事暇則取孝經烈女傳諸書爲烈婦講解輒能了其大指至古貞淑慷慨殉節之事未嘗不愀然易容也山人雅心器之嘗曰是女當歸之孝義家即富貴毋相溷也時蔡先生之父曰曲巖山人里中

所稱行誼長者與暘谷山人爲素心交乃以歸其仲  
子之子燕祥烈婦歸蔡氏蔡氏亦貧而王舅姑舅姑  
俱先下世烈婦則益莊事王舅舅及所以拮据相其  
夫不以窮賤勞苦爲戚供饋衣御必謹必潔所居僅  
數椽無重門邃宇內聲不出於外而人亦罕識其面  
者蔡氏婦咸則其幽閒歲已卯燕祥忽遘瘵疾烈婦  
憂之甚晝夜視藥餌罔怠晨起顙天請以身代益衣  
不解帶者累月日而燕祥病有瘳時曲巖山人已歿  
舅仲玉居貧業行賈江淮間而燕祥從行烈婦心虞  
其復病然不敢言行頃之燕祥不任勞病果復作亟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六

十三

四百八

輿歸益憊甚烈婦見其骨立號慟幾絕自是燕祥轉  
側須人烈婦日跪牀下口哺湯藥手自搔摩衣所當  
膝處爲穿垢面蓬首忘寢食者幾五旬日燕祥益自  
度不支而哀烈婦泣相對也已執其手曰吾死若年  
少二稚子懷抱中物若安歸乎烈婦零淚應聲曰君  
幸自寬倘不死即不諱妾寧以獨生爲君憂家人咸  
怪其言然以二稚故不之虞也初烈婦之愛二稚甚  
長僅六歲少四歲皆姣好如玉及是若惡而遠之至  
燥濕了不關間抱置膝上諦視之曰兒骨相非孤者  
奈何從黃口失怙恃耶聞者亦未謂遽有他也最後

醫來云病殆不可爲萬一脾不泄生耳亡何三遺矢  
烈婦私自泣語吾不可後吾夫死令死者不可含夜  
半遽入室以帛繫頸死又十日而燕祥亦死烈婦死  
時年二十有七也嗟乎夫人莫不貪生惡死婦人情  
非獨異於人也乃多有身殉其夫視死如歸者何哉  
彼誠激於義亦回視子然計無所之耳一稚子呱呱  
環而泣亡論得藉手生而剛腸化爲繞指矣且也婦  
人之愛其子甚於丈夫行千里外作旬月別抱持回  
顧涕洟哽咽不自勝一旦與爲永訣去留得在我忍  
不再計獨非人情乎跡其所以推遠二稚匪特自割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六

十四

三言全

亦以割二稚之悲思也其爲計乃甚於决烈丈夫余  
以謂烈婦誠重其夫而獨不爲夫卹其孤者於義何  
居蔡先生曰婦固言之吾非不二稚愛也吾舅未老  
而失姑吾一婦人而與處家貧無姆傳吾不死義終  
不立嗚呼使其時有姑可事烈婦必不死然不死終  
白首死耳亦安能炳炳烺烺若今日事哉烈婦可謂  
知大義能別嫌明微勇於自斷者矣

曾母羅太夫人傳

某益讀羅太夫人述而瞿然曰余小子職在觀察而  
境內有女德若太夫人之爲婦若母者是烏可弗紀

且某之視太夫人母行也則業已諾其子中丞之請矣亡何調關中督學使者中丞公復請曰子且行而遂不爲太夫人重乎則又自惟今雖官境外而職愈親風化夫風自家人出述賢媛昭內則外史責也余小子何敢辭焉遂爲之傳曰曾太夫人羅氏者吉水橙溪里人也橙溪羅故宦族而太夫人父弘齋公好施時以藥物活貧病者里中人德之爭以有後祝而太夫人最晚生生獨有異質聞於女訓母官孺人甚奇愛之謂弘齋公是女若爲丈夫子當大吾門今可爲他門大耳屬擇壻得梅臺曾公歸焉梅臺公時起王奉常集

卷之十六

五

夏

家諸生故食貧而舅封君不好治家人產時脫身游沔鄂間姑周太宜人又慕施家益窘太夫人躬拮据茹荼以勤勞忍嗇佐公學公讀書焚膏不時得太夫人必先注膏公側而自以所執女紅相向至丙夜弗休公勞苦之對曰男女各有職今不勞苦何得名人公喜其相激曰若吾良友也太宜人常不釋於里豪之相扼者太夫人輒從旁解之宜人爲色喜當是時太夫人婦德聞里中矣梅臺公成進士太夫人侍其姑養京師簪珥服御猶故諸生婦態也公晉祠部郎時 肅皇帝考 獻廟成欲毀 太廟墀垣馳道公

以職當誣疏草未上家人微知之以告太夫人太夫  
人曰郎業舉其職吾婦人何敢言疏卒上 上果怒  
得外謫太夫人束裝從之行略無幾微不平色公之  
再起爲客部郎年四十尚未有子太夫人亟爲謀置  
貳視若同產爲廣西叅政時太夫人已舉二子矣而  
其貳子始生道曲江舟觸石且敗太夫人亟抱持嬰  
兒呼曰天乎母俾兒甫生而斯之罹頃之舟定人以  
爲倉卒可卜真也梅臺公雖夷澹無競遇事不可輒  
義形於色遇僉人不假借其爲叅議浙江與採礦中  
人崔成不相能被誣就逮而武定侯席 上寵張甚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六

六

夏

素有憾於公將甘心焉衆洶洶且不測太夫人曰行  
也 上聖明能悉忠臣冤即不幸安之耳已竟得解  
如所料云最後左轄瀕南滇之鎮帥黔公時以事相  
左遣人間伺公陰事冀中傷太夫人飭僮奴母落人  
穀中內外寂然卒無間黔人以是心折梅臺公婁絳  
於難矣其勁直固天性然藉令家人以兒女子恇怯  
捷之未必能絕無顧慮至是於是知太夫人助爲不  
淺矣梅臺公以滇方伯致其事歸於田廬無所增飾  
恒燕坐一室圖史蕭然太夫人課僮指循舊疇壠力  
穡興作米鹽瑣細治如少時里嫗竊窺而咲曰曾公

夫婦若此世安取仕宦哉梅臺公既歿太夫人治家益飭中丞及仲子相繼顯矣猶諄諄示子若婦曰吾四十年篋中一冠無長物常以儉佐而父之廉今俗益侈矣若家世忠厚不受俗好故至是若曹慎之又謂諸子曰而父生平好慕說海內賢豪長者即名位卑時所與游必知名士也吾視若兄弟客得如而父時否中丞公奉教惟謹此爲選部郎太夫人時就養京師喜召中丞公曰是官人才所繇登降也憶而父居常言某也賢某也賢而抑意若欲信之而恨無其柄者其人猶歷歷在吾耳也若今得柄矣庶其終而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六

七

夏

父之志乎於是中丞公以清通簡要聞太夫人教也太夫人生弘治乙卯以嘉靖乙丑卒得年七十有一丈夫子三長即中丞公名同亨次乾亨今舉進士爲休寧令又次復亨爲邑庠生其貳張出也當梅臺公世封宜人以中丞貴益封故稱太夫人云某竊謂太夫人之懿行其儉勤自課似文伯母敬姜其相夫子歷患難懷恨有義似許允婦阮氏教其子登用人才似韓康伯母殷氏古所謂明智婦人也觀者徒以太夫人遇有賢夫若子以謂福履所際之隆而孰知其所以左右成就之難若此設不幸際人倫之變其所

豈立寧愧古烈女哉夫婦道以節義聞非其欲也

王奉常集卷之十六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六

十六

三十三

王奉常集卷之十七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墓誌銘

封奉政大夫戶部山東司郎中方溪張公墓誌

銘

兩漢時詔舉孝弟力田者卽不舉得爲鄉三老其人  
往往至公卿任職吏以故朴茂之士與明經博士家  
言並顯無軒輊至唐設進士科迄今爲登用途士之  
力於農以行義醇固稱者或不屑治一經爲博士弟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七

一

郁  
三首

子貞卽白首編戶耳此類名湮沒而不稱可勝道哉  
然以余所聞知其人率多起家訓子孫爲大吏而身  
食其報可屈指稱道也豈所謂含章而待者將亦有  
天道焉若吾方溪公非卽其人哉方溪公者姓張氏  
諱楫字汝濟方溪其別號也張氏之先自晉司空華  
伯子禕從元帝渡江始占籍句容再遷而居金壇縣  
之後陽干已又遷方邊而子孫有官爲御史爲於潛  
令者乃方邊張氏隆隆起爲衣冠族矣於潛令之從  
兄璟實爲公曾大父璟生杲爲松軒公杲生鵬爲溟  
南公皆內足於財隱弗仕然里中俱稱爲長者溟南

公夢神人授之兒曰是兒後且爲官人已遂生公大  
奇之稍長令受書外傳治舉子業業垂成而溟南公  
老不任治生乃析產授公公自度不能兩全恐一旦  
卽墮父業因棄去所爲文一意視傭耕拮据甚力同  
里萬安令孫公有女愛不欲令去側雅知公才可壻  
乃以贅甥館而公遂筦兩家事甚辦萬安公爲人  
少許可然獨時時口公曰才居久之辭萬安公歸歸  
而視諸傭耕益力僮指數十率課令耕牧無敢偷者  
夜漏未盡輒起不盥櫛身趨諸傭之田間乃入洗沐  
無問大寒暑爲常歲時召賓客則呼諸耕牧者來給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七

二

柳  
賢

事事已輒趨去諸耕牧僮不習左右多駮態至踉蹌  
客前田事急時卽親故問遺竟不遣一力也其任地  
任人力如此方溪公雖力於農哉然耻爲齷齪市道  
不與好賈趨利者等而以勤故家更羸乃集其族子  
弟而告之曰吾與若等幸藉先人餘業得保丘墓今  
與若等約祭有時歲有儲令家有慶者出資有差而  
歲屬一人掌之以供祭祀備脩葺不如約者罰諸子  
姓皆曰如約方戶部君未第時而規畫指措隱然等  
素封家矣居嘗以不終先志爲恨曰不可令吾兒復  
儒而農乃俾戶部君力於學戶部君嘗請遊學公止

不遣曰兒遠我稍不自持易汝汙也既戶部君舉於鄉有聲方盛意爲古文辭公顧戒之曰兒無以少年輕天下事已未戶部君始舉進士官於朝公又時時書諭之云父居里中甚樂慎毋以父老故奪守官志公業已不爲學士家言顧所以訓戒子弟有薦紳先生之風嘗一携戶部君計偕走京師過徐充瀛博之間飛盭起馬足掩袂咄咄語古稱燕趙形勝然無奈風土惡何吾老吾江南足矣以是戶部君數請迎養竟不往而時與里中父老擊鮮飲醇談平生驪甚乃歲春必入華陽山禮茅君壇上已乃信宿山家徜徉王奉常集

卷之十七

三

四百七

泉石間嘗指百金爲道士除道十里許便諸禮茅君者湖上芙蓉開輒召隣人乘月操舟以往酒酣往往作豪語有傲視塵世之意與父老款款言相得不能去至有言其事可爲關說者輒不應命觴觴客其澹榮利襟次豁如也豈與田舍翁置身錢孔中銖量粒較者比哉以嘉靖之乙丑歲受戶部君封爲負外郎尋遇令上登極恩益封奉政大夫郎中如戶部君官居仁何以哭兄慟痺疾作戶部君得請告歸視疾疾益甚竟以戊辰歲四月初七日卒享年七十有二配孫氏贈宜八以婦德閑爲方溪公所重與公共

起家至白首一心先公六年卒葬家右祖塋子男四人長卽戶部君祥嵩娶虞氏累封宜人次祥輝娶王氏次祥鸞娶歐陽氏次祥庶娶虞氏女一人適鄉貢士于孔兼孫男六人孫女八人公生而質直坦夷內無城府與人絕尠眦睚鄉人服其雅量遇事居間立解幼有至性爲後母朱孺人所愛諸兄析產時公方讀書齋中分訖始授之籍公受籍無一言卽有語公業簿者公領之柰何以產故失諸兄懼傷父意乎卒不問布衣時以德聞爲有司延之鄉飲業爲父老先請亦時往至錫命服爲大夫矣顧絕迹不造請公府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七

四

三百八十四

此皆大節彰彰可書者也卽以方古孝弟力田之士無幾微媿矣戶部君將以是歲八月之八日合葬孫宜人兆以狀來徵銘曰孤辱與同年舉進士知最深宜爲營不朽顧不文懼以蕪詞減公重而視公爲父行誼不得辭乃爲之銘曰 匪貨之殖維本之力卒也以著積匪躬之榮維後之成卒也世厥聲疇爲力田而不逢年請視斯言

太學生陶君墓誌銘

予群從中最習瞻美兄兄婚於陶婦父爲太學君以其故亦習太學君太學君不揚於貌又時促刺無澤

容最後見益甚以恠問贍美兄兄爲言貧狀問何以  
貧曰族繁而好施累耳余竊恠君以義故貧卽貧乃  
甘之又何病也則又心計曰君性孝父老而宦歸而  
家日以不振其病不能色養乎語亡何而太學君卒  
予聞而悲之又四載父工部君卒而君之子方以君  
狀乞銘於余狀首稱君治命命二子曰吾後若祖不  
克終吾養而先溝壑其母高而封厚而藏以重吾不  
孝罪乃益愈悲其志云君姓陶氏諱子才字允賢別  
號新川陶氏爲崑山大姓曾祖父諱慄大父諱繡父  
工部君諱文淵工部君無子弟文林實生君以次當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七

五

劉  
賈八

嗣遂爲工部君子少孝謹工部君愛若已出長遂入  
貲爲太學生大司成李公賞其端慤工部君晚始謁  
選已又宰選方君常留治家事諸母謹甚逮撫諸  
妹咸有恩所生父卒以從子禮持碁而餘戚故三年  
喪事必以厚爲諸兄弟先狀者云使假之年治父喪  
必有可觀蓋實錄也君爲人愷悌居恒色溫然遇事  
不平輒侃侃持正論卽豪強不可下而獨不能拒人  
求所施予必滿人望其持行悉類此而最可重爲睦  
族云而貧亦坐是陶氏族故多多鄉居而君居獨負  
郭諸族人入邑供上繇者咸過君君晨起必設酒饌

以伺昏暮叩門宿卽丙夜必爲起往來供張若郵傳然至緩急如取諸寄而君終無倦色工部君宦時族人私鬻其田者直金百人咸謂君當推理君輿感曰彼事且迫計無復之耳且彼能爲此逆吾父之不計也僕其奈何較百金之費重拂吾父之志乎工部君歸聞之歎曰真吾子也其遇族尊者卽貧困必父禮事之卽有過必諫止之卑者卽踈屬必子弟畜之卽有過必正責之以故族人咸悅服洎君沒而閭黨事有廢不舉者人有惡弗悛者必指君惜其沒云至其末年家餘無幾矣而族之稱貸巨室者必曰非太三奉常集

卷之十七

六

四八

學君主之不可其信義孚於人如此已當償族人者率乾沒或屢返半盡以責君償至捐產代之終不言島夷內犯君避地毘陵戚屬同行者千餘指咸仰給於君不足則稱貸益之流離中矩矧亡廢聲藉甚憲副容齋黃公聞其賢願締交焉會君室王氏卒遂以女弟妻之其行誼駸駸達旁郡矣辛酉歲洪水敗田禾富民或閉糴自食君畝故無收則盡出舊羨者作糜以活父老至買穀濟焉里中賴以全者迄今口之不置此其大節彰彰較著者也君以正德壬申之歲生以嘉靖甲子正月六日卒享年五十有三配王氏

繼黃氏男二長成功太倉州庠生娶徐氏繼郭氏次  
成鳳娶張氏女四長適陳彥禎次適太學生王世望  
卽予從兄瞻美氏次適邑庠生王振宗皆王出次許  
王 黃出孫男一其質孫女二長許毛 一尚幼君  
家故饒貲生無聲色狗馬宮室輿服之好而卒以貧  
年未下壽無伐性之斧無腐腸之藥恒鬱鬱而終其  
身若是得於天者誠嗇矣至若近世豪士長於純袴  
之俗肆其憑依以侮奪致鉅產甚者爲梟獍以食其  
族無論捐織惠於貧乏矣乃其人累世富盛怙終而  
杖於鄉者比比而是太史公所爲發憤而稱何德者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七 七

也世儒每以福善禍淫聳聽流俗若余所稱說其毋  
乃懲一而勸百哉余每持論謂善惡禍福各自所值  
未可以錙銖較者彼其富而壽者豕獸而冠裳之也  
生爲戮民沒而流惡然則以行誼醇固稱其名族若  
太學君者卽貧且死予固忻忻願爲執鞭焉乃系之  
銘曰 爾豐而空維爾德爾壽而嗇維爾值維養不  
終爾是用戚乃孝乃睦維陶之式我銘其幽爾志則  
獲

三川錢君元配章孺人繼室吳孺人墓誌銘

三川錢子將卜葬其元配章與其繼室吳也實手狀

詣王子而言曰曩余之內子幸與君之內子兄弟也  
乃余之獲侍君懽若外兄弟旣不幸章夭中道而以  
吳繼也其年弱則令姊事君之內子蓋余之懽於君  
益甚若未亡章者今不幸更天矣是能悉吾志而能  
文之不朽者宜莫如君又曰余弱冠而授室則章爲  
錢氏豕婦歷十有餘年於誼篤矣顧不能舉丈夫子  
以畢夫人廟見志其始歿也余恩之弗忍繼也顧吾  
後而吾子然景也乃始謀繼於吳吳歸余遂有子然  
弗獲以其身享之則又何奪之速也余悲其言云謝  
不敏弗獲辭乃按狀而誌之曰孺人章者故歸化尹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七

八

列  
買八

二山先生之長女也毋陸氏章氏之先自監察君大  
理君以名卿起鬱爲常熟名族其後有千戶君某者  
始贅於崑山縣安亭鎮之楊氏故歸化君以崑山學  
弟子舉於鄉拜官後復還常熟孺人故安亭產也歸  
化君常爲其邑侯楊館師而三川子之大父春林公  
以醫游楊侯兩人出入偕相慕愛也遂以孺人歸三  
川子孺人歸年始十五雅備婦道事王舅能得其懽  
舅睢州君性素嚴歸化君夫婦懼不當舅意孺人顧  
朝夕自如曰爲我謝大人毋以兒苦也內奉舅姑外  
逮賓客卽一羹必手潔稱其意乃已三川子爲諸生

力學伊吾聲或盡漏必以湯茗候至爲澣濯必躬也  
善女工不以自侈着布單衣積數歲不敝不輒易其  
儉力蓋天性云以胤嗣未立爲三川子憂未貳卒  
吳氏其先故邑人高大父爲叅知父某字熙甫母黃  
氏生孺人而歿熙甫後二載亦歿孺人名育大父太  
學君所而時時往來外家以外母曹憐之甚也孺人  
讀書畧曉大義性尤婉順其歸三川子也睢州君方  
宦他方姑朱孺人請曰願歸亟見新婦比見泣數行  
下則以念章孺人故居頃之復大喜歎曰吾兒乃更  
得佳婦及朱孺人卒孺人大慟曰吾生不識父母惟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七

九

朱  
四百八

是姑吾母也而更奪之耶已而孺人亦卒始孺人以  
未有子更爲三川子卜貳而女弟畜之睢州君至爲  
詩美焉然卒爲錢氏後者孺人子也章孺人以嘉靖  
之壬辰二月十五日生以嘉靖之己未六月十五日  
卒得年二十有八女二承顏字支如霖未嫁卒承順  
適朱名佐吳孺人以嘉靖之丙午八月十一日生以  
隆慶之丁卯七月二十七日卒得年二十有二子一  
承文聘柴氏先是丙寅七月二十七日三川子葬朱  
孺人於大虞浦東涇之新阡以章孺人窆其傍若干  
武茲復以辛卯八月二十九日葬睢州君因舉吳孺

人之樞卽其地與元配合葬焉余爲誌其大都如此而系之銘曰 婦宜而家胡然背兮一之爲罹胡以再兮展彼二媛德則配兮翁而康兮以從而姑於隧兮竿而蔥兮以蒞而夫後百載兮

周太學元配顧孺人墓誌銘

周太學伯中余舊友也得延爲兒子師與俱北伯中時有伉儷之戚居恒鬱鬱涕下稍慰藉之不能解竊怪伯中男子而不能自遣苟奉倩之累心私少之居亡何伯中實手狀而屬余銘泣且拜曰吾不能悉吾妻之媵也而以不朽託之子余讀其事大息久之曰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七

十一

朱三石

是無惑乎伯中氏之用情深也王武子云覽之凄然增伉儷之重余於伯中見之按狀孺人顧氏其先爲宋某官避亂居崇明已徙入太倉州里祖給事公顯更徙崑山之尚書浦父太學某母周氏年十九歸於伯中伯中亞卿公冢孫也兩家雖宦族而俱值中微廟見時王舅且垂歿矣孺人卽躬拮据勒織絰中饋之事而無宦家女錦鮮珈珮之好以終其身以故其賢懿特著云姑患疽殆孺人手湯藥嘗而進之夜揮衲不敢卽寢而賴以平旦暮進食必請而以其餘食姑之婢繼祖姑夏淑人嚴孺人事之能得其懽淑人

養于仲氏間往候之必懽然相迓也居嘗以孺人訓諸婦諸婦皆効孺人所以事祖姑者姑歿而貧無以葬罄其粧殉焉其篤於事上有如此者伯中個儻好賓客施予不問家人生產孺人務委曲濟之常曰吾所爲劬勩濟君者義君舉耳脫不義寧無慚乎間有過舉輒流涕婉道伯中爲感愧易焉伯中凡六試南北皆孺人爲治裝不令伯中損祖道驪伯中業已遊太學則貨椽而往孺人暨返其父母家比伯中歸懼傷其志也則稱貸而置室焉期而灑掃俟之伺其樂栖也而後入之伯中數不第困甚疽發於耳孺人旦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七

十一

四百八

夕泣力湯藥奉醫卜以起伯中而孺人病不支矣其順於相夫子有如此者以久弗子請於姑而置側室二撫之若女所生女各一孺人抱若已出皆令媵服飾繞膝而呼比仲中歸不識爲父也女須乳弗獲則齧之雖痛弗忍言每食必推甘二女祥自爲病弗食歲時潔蒸嘗令二女飾而羅拜曰教之孝若丈夫子然手自紡績針紉以衣諸臧獲無間寒暑晨夜比疾甚猶爲其聘甥業履遺之其慈於逮下有如此者家有盛羅綺客迎孺人間以飾來孺人却弗衣爲二女粧携之行而身自布衣練裙盛服者顧視色沮伯中

被謗京師幾有內變且昇垂斃人來家人錯愕走避  
孺人開門內之身徃白其所自寃而好飲食垂斃者  
竟無恙愧謝而去其明於分誼達於應變有如此凡孺  
人所爲婦道纖忽必舉至大事類夫有道男子聞其  
少與王烈婦遊處而讀書能曉大義是宜其不與恒  
婦人伍伯中所稱說然未易枚舉也王子曰余少與  
孺人季父觀察君游觀察君賢者每有大事必以咨  
從女稱吾家憲英父母亡遺弱弟育于觀察君孺人  
撫而憐之甚比歿而其弟以母喪喪之此皆余所聞  
知以是徵伯中言爲不溢云禮稱女子無非無儀夫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七

十一

三百九十八元

女子安能自見才女子而自見才非女子幸也嗟乎  
孺人不幸而見以爲才又不幸而不偕伯中老以死  
其命之謂何乃爲銘曰女也其名識則士相而所  
天樂羊子譬彼崇蘭以菱飢誰其永之述女史

祠部郎郭君元配沈孺人墓誌銘

始余爲祠部郎與同舍郎郭君舜舉相得也是時君  
有繼室懽諸舍郎方賀新人而君顧色不懌時時爲  
余言傷其元配也已乃手狀詣余拜泣而徵銘焉讀  
其文媿媿多致至酸鼻不忍道矣舜舉卽多嫺於文  
辭哉乃孺人之爲婦賢必有概乎其中者倘所謂文

生於情非耶按狀孺人沈者觀察使芹溪公之季女也名如玉觀察公計偕京師始締姻於轉運公轉運公者舜舉父也孺人生而靜慧能讀經史通大指工筆札好錄竒書間亦微見所長於詩歸舜舉事舅姑垂二十四年舜舉爲諸生久不第選入國學孺人從焉見其成進士爲大行奉使歸以歿已所出及媵出丈夫子凡四人女子一人以嘉靖辛卯之正月二十三日生以萬曆甲戌之正月十二日卒年僅四十有三此其大凡也郭氏家故富而業蠶桑其俗勤甚孺人貴家子習彤管乃爲婦顧獨以勤筐箔任蒯泉庖王奉常集

卷之十七

十三

四百八元

既之事稱假令席閨閣之素休其蠶織而溢謂弗惰則曷爲內阜郭氏而宜舅姑之志云稱其家婦哉當孺人屬纊之歲有子任室矣媵子先之以及抱孫又貳而傍出者二人假令孺人專壺而蔽小星之御而溢謂弗妬則曷爲抱子及孫令江汜之怨不興而蝨斯之頌成於郭氏哉女子業有行其遠父母常耳孺人之傷其母爲弗及含也觀察公之疾偵者詒焉未及門而逝孺人慟而隕竟以毀卒有丈夫子所不能者假令無天性之至喪親未有聞焉而溢謂能孝則曷爲當郭氏全盛時而令孺人以毀捐於中道哉舜

舉蓋傷孺人牛衣之日不獲躬一命之榮以爲恨乃  
孺人意不然彼所旦夕願償者一第耳舜舉第卽孺  
人之願償身於何有觀其言天道忌盈幸舜舉之得  
天而自以身當其忌者則孺人之志見矣假令無樂  
羊之婦之明而溢謂知道則曷爲臨沒恨恨不爽于  
夫婦之義哉以孺人之婦道彰彰如是而舜舉猶謂  
非其大也其大者在謹事其姑賢孺人無間於中外  
之言而已嗚呼此舜舉之志而孺人成之也與君子  
謂孺人之爲郭氏婦也才而嫺舜舉之狀其婦也婉  
而核是可銘也已銘曰 欲成家視其婦欲成婦視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七

十四

三百九十七

其後吁嗟乎孺人女於沈也賢婦於郭也賢而奈何  
乎無年謂其無年成其夫家而子而孫則全彼鬱而  
蔥郭氏之阡孺人藏焉其後也縣

徵仕郎光祿寺大官署署丞滋蘭潘君墓誌銘

嶺南故多文學士乃余所最莊事者曰黎先生惟敬

歐先生楨伯當 穆廟時二先生每爲余道其鄉人

潘少承之賢也曰毋謂夫夫雄於貲是嘗游泰泉黃

公門而稱善詩者又曰吾嶺南有士五人以古詩鳴

洪武初稱五先生五先生者歿而響絕幾二百載少

承氏始以詩道翊泰泉公而振之嶺南因是以爛於

文辭而名雋國則少承力也 今上初余來京師少承已官大官丞矣願因黎先生以交於余而余亦亟願識之亡何少承一昔死乃竟不果識又四載余以藩吏朝京師少承之子豫之歐先生子壻也歐先生爲介實携黎先生之狀而拜且請曰敢以銘累子夫以少承之才歐先生親其姪也是習潘氏讓弗狀而以屬之黎先生黎先生文足銘少承以鄉人故讓弗銘而以屬之余豈不以少承非獨嶺南村也將海內操觚之士是憑以蜚大其聲而獨不聞卑卑者之非其任乎則余堅以辭而歐先生益堅以請曰必屬子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一

十五

刻  
四

已思之卽余銘有不能沒少承者二少承於內行吏治縱世不盡聞其書故在足好也而黎先生方縮文學章於少承所以左提而右挈之甚詳語曰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執易也儻余亦居其易乎按狀君姓潘氏諱光統少承其字也本廣州南海人後析置順德遂爲順德人先世有諱達德者宋景定中自閩入廣居於冲鶴鄉數傳皆以積著聞曾祖文澤祖真惠始以子梅貴贈南京戶部員外郎君父諱杞用君移贈爲光祿寺良醞署監事君生而魁岸軒豁吐音琅琅少治經學補博士弟子員會有詔得輸粟入太學

君貴中選時司成孫公司業尹公趙公皆當世名士  
太學生朝夕見諸公已心獨偉君至就試又輒高等  
以故多爲游揚者名籍籍起大學士李公尤愛重之  
至引爲通家子省告之日投贈盈笥人以比何蕃云  
歸而事泰泉公於粵洲之上愈益自淬礪攻苦茹淡  
博覽子傳率夜分而寢以近世詩選評騭擿次請於  
公采 皇明諸家詩爲一編又手自類次唐諸選爲  
一編凡若干卷書成泰泉公題之曰明音類選唐詩  
類選而親爲序其首見者服其精裁其所說詩咸有  
軌格當人意嶺南子弟學詩者爭名潘氏學矣歲辛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七

十六

劉

未就選人得光祿良醞署監事署故劇曹又多與中  
貴人關瑣屑叢沓號難治君戴星而入一切治辦卿  
路君與計事才之曰安所得快士亟言於銓部曰郎  
不獨吏能於文學亡右者遂晉爲大官丞大官主儲  
蓄羨溢常鉅萬中人及主計吏多爲姦利者君旣矢  
不入橐而出納會計務不令爽毛髮怙執取盈者歛  
手莫敢誰何銓部益才君意欲有所拔擢而君病作  
矣君少席素封有怒馬鮮服之好長好讀書乃益折  
節爲恂恂長者不以行能驕人其治家儉朴而禴祠  
滌灑必豐至爲封君樹廟碑築樓居太夫人明於大

義不一意爲嗇也雅好圖史作室度之有貽馨堂飛  
雲閣等椽桷華峻甲於海上日與文士詠賦其中乃  
隱隱稍見其俠云君雖拙於貲郎其意亦欲緣以自  
見嘗患微蹇藥之輒愈最後楚作右手意不懌曰是  
祟我不令効尺寸耶亟呼故所善醫治之不虞其術  
庸也砭熨偕作創潰於臂其恢廓不疑如此竟用是  
卒卒之日垂囊幾無以殮會豫之所遣力齎百金裝  
適至乃得羸治後事潘氏在嶺南以貲雄數世至君  
從父梅貴起家矣然海內不能名潘氏而縉紳先生  
名潘氏自少承始卽太史公所津津貨殖與夫漢庭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七

七

四百七元

刀筆吏果孰與鄉校闔百世哉然卒不能竟所學而  
官僅一丞年僅五十有二命也所著有滋蘭集十卷  
豫之刻傳於世外著有讀書錄史漢存疑山房紀聞  
若干卷藏家笥毋余氏尚存無恙子四人長卽豫之  
次升之早卒次賁之益之賁側室何氏出女一蕭氏  
出孫四人某某孫女二俱幼豫之將以其年某月某  
日葬君於其原乃爲銘曰 羅浮嶮巖曠百禩搖塵  
談空曜靈閔疇爲風雅振厥墜大庾以南象潘氏其  
人奚官尚食耳米監細鎖不永世潢池囂奴粵如燬  
珊瑚膚裂珠委地潘文錦爛赤猶幟高原芊芊君所

瘞不磨者文藏亦爾誰銘其幽吳外史

明歸化令章公元妃陸孺人墓誌銘

陸孺人者故歸化尹二山章公之元妃也父素菴公諱堂世居崑山之安亭爲邑大姓毋葉氏孺人生而淑惠素菴公無子故鍾愛孺人二山公其先常熟人名卿大理後也自其父採釣公貧則已贅安亭之楊氏繼娶洪氏皆無子乃更娶張孺人而生二山公方二父居里中相得也而二山公又早慧乃以孺人委禽焉二山公生五年而失其父與毋張孺人歸常熟養於從兄所教之書成補崑山邑博士弟子顧其家王奉常集

卷之十七

六

二百九十九元

亦貧不能娶而素菴公又重去其女故二山公卒館於陸氏二山公雖安孺人居恒念毋不置孺人一旦請於父母曰夫人有毋不能養而令兒獨有其父母乎且爲婦不逮事姑非禮也蓋迎諸素菴公喜謂孺人吾志也乃迎張孺人孺人奉之登一堂以朝於張而夕於葉也凡滌滲必躬櫛垢爬痒必均如是者垂三十年二山公得一意舉子業卒舉于鄉孺人力也素菴公數中繁役又田斤鹵多積逋業傾貲償弗得則囊木受楚孺人日夜泣貨簪珥百計爲償始脫之獄而孺人衣鶉結矣有謂孺人行爲貴人婦衣顧當

爾敝耶孺人曰吾幸脫吾父一寒儒婦卽衣統何妨  
已稍稍拮据置田廬自給而素菴公盡破其產乃更  
養於二山公里中豪猶時時齒齧之二山公輒爲白  
有司得脫免役卒以優游終張孺人晚失明孺人事  
之尤謹不令知有盲者苦而豐氏者亦採釣公側室  
也以亡子歸母家斷髮誓不嫁孺人高其節迎之歸  
養如張孺人其孝而知義如此二山公久不第乃就  
選人得聞之歸化令歸化故山越地會寇至逼城二  
山公日夜城守寇爲解去竟以瘁卒孺人哭之慟含  
殮備禮以俟其子太學君衡至相與扶襯歸內外斬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七

十九

四百八元

如也張孺人先以老不從孺人與太學君謀曰是不  
可令老人聞聞卽死矣乃給以宦游未返每見必破  
淚強笑而張亦耄易愚比三載卒竟自謂有子遠宦  
云孺人之哭張孺人尤慟以二山公之不生事也二  
山公生不事家人產事無巨細率任孺人終其身婚  
嫁不貲及諸伏臘燕饗之費二山公示大指而以所  
不足或潛貸以濟而二山公不知也歸而從太學君  
於常熟復先世業以居太學君賢好客孺人課僮奴  
織紵力穡以儉勤佐其歡毋令有失禮章氏二世爲  
贅婿又單傳至大學君壯弗子孺人危之甚爲置貳

竟得子孺人喜日夕自抱養諸子壻如世懋輩稍稍  
成立共願爲孺人晚節娛乃竟一夕卒孺人素強無  
疾其卒中痰而毋葉年八九十尚存亡恙云卒之  
日世懋官於京師又一歲以外補歸始能率其婦哭  
之歲丁丑太學君卜吉將以十二月十五日附葬孺  
人於二山公之塋而世懋適使休沐里中太學君以  
僚壻張君所爲狀而手授世懋曰戚而文度亡踰子  
敢以銘請世懋不獲辭乃爲次其行而論之曰禮稱  
女教無儀乃孺人不幸值其變而有述於人其治家  
才纖細弗論至爲女爲婦所以事姑及父母可稱孝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七

二十

四百七

矣畜子女皆有成立可稱慈矣性嚴明而二山公少  
依外氏故弗忍置貳晚亦稍有所置會公卒故終身  
悔之其訓女必敬夫子必毋嫉媵貳有賜予必以及  
世懋之婢曰等吾女以是知孺人非一意爲嚴者也  
孺人以正德之壬申年五月十四日生以萬曆之乙  
亥年七月初九日卒享年六十有四子一卽太學君  
衡娶譚氏先卒女四長適太學生崑山錢德徵先孺  
人卒次適世懋次適太學生張希詠次適貢士崑山  
張厚德爲孺人狀者也孫男一冕聘陳孫女二長許  
字吳江吳汝臺次許字歸紹榮銘曰 是惟虞山之

麓府君棲焉土沃而堅孺人從之既翁且安以宜其  
後之人

入部

墓誌銘

史錦衣元配馬恭人墓誌銘

文氏自溧陽侯傳數十世以貴雄其鄉而人僕玉陽

王奉常集卷之十七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七

主

四十一元

婦人以正德之壬申年五月十四日生以萬曆之乙  
亥年七月初九日卒享年六十有四子一即太學生  
嗣娶譚氏先卒女四長適太學生崑山錢德徵次歸  
人卒次適世懋次適太學生張希詠次適貢士崑山  
翁夫人為婦人狀者也孫男一昆聘陳孫女二長歸

蘇孤哉對焉土沃而堅孺人從之既翁且安以宜其

王奉常集卷之十八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墓誌銘

史錦衣元配馬恭人墓誌銘

史氏自溧陽侯傳數十世以貴雄其鄉而太僕玉陽公自其祖若父皆起進士爲顯官史氏益貴盛無與比當其時溧陽之他右族能以貴富稱稍相埒者曰甕橋馬氏恭人玉陽公之介婦而憲副公震章之仲女也恭人生而婉婉端慤不苟言笑始憲副公與玉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八

一

張淵之  
三百三十九

陽公世姻也又相得驩甚乃以恭人字玉陽公之次子元秉元秉未弱冠以父捕倭首虜功膺錦衣官京師久之請急歸而恭人始歸元秉始玉陽公冢子暨冢孫皆早世弗嗣公所寄惟元秉元秉滿告以恭人從京師而玉陽公老矣元秉念弗置再請告歸始謀以恭人留侍而元秉獨身之都下於是玉陽公寢疾病恭人佐太恭人晝夜侍湯藥謹甚元秉心動馳歸太恭人迎謂曰若翁病且亟幸而婦之勞苦代若也玉陽公竟不起恭人所以佐元秉治喪禮亡異于事生玉陽公卽稱饒於財然有鄭莊賓客之好歲所入

厯厯供辦無餘貲而其爲元秉費益不令浮賓客酒食時窘於求恭人至躬餽糲脫簪珥以佐之嘗以績紆組紉爲諸婢先其勤力纖嗇不似貴家婦蓋天性然也元秉之代玉陽公爲政家僮數千指內無強近之親賓客居間人人覬得所欲諸公多爲元秉危者乃卒斬斬治辦以安太恭人元秉之稱克家蓋恭人與有力焉恭人素見莊於元秉然數有子輒不育元秉稍遷爲金吾大帥恭人一旦謂元秉曰妾爲史氏婦十有四載而所生子若女僅一存者柰何以妾故令君嗣不廣妾豈効此曹女爲伎誤人大計耶於是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八

二

張沈  
四百八

爲元秉置貳仁何所生子殤乃益增置良家冝子者進之已而所進者果生子而恭人亦舉次女恭人視燥濕惟均不知孰爲恭人出者於是戚里間皆多恭人能摧莊爲寬而太恭人洎元秉愈益賢恭人始余官京師於元秉爲文字交間出兒駢行酒元秉憐其早惠歸而謀諸恭人以所生女許字焉故余之締姻史氏恭人意也旣余以尚璽郎出使元秉送之郊淚灑下余竟以外補不返命則聞恭人病歿又明年而余朝京師始獲拜几筵元秉泣且拜曰願以不朽吾婦者託之子余唯唯不敢當比返江藩而元秉所

許字吾兒女暨其子皆殤於痘余聞而愈益悲之始  
恭人爲兒時從憲副公於京邸堂垣圯恭人壓焉從  
土石中微見恭人衣衆驚號謂死矣已稍去纍積始  
出其首則恭人龕坐色自如肌理無纖毫恙憲副公  
大奇貴之而史氏亦謂恭人當大吾門乃竟不能成  
子姓而中道以天倘所謂不死大難云後祿者非耶  
元秉尚富於春秋其繩繩未可量而恭人乃竟已矣  
恭人以某年某月某日生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享年  
僅若干所生女今存者二長許聘某次未聘銘曰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八

三

珮之  
三百五

弗子是惟恭人之值嗚呼其以爲夫子悲者值耶而  
以爲夫子思者德耶

明封禮部郎中羅峯王公墓誌銘

今天下甲族稱新城王氏其先青之瑯琊人也而吾  
祖始興公南渡裔實宗瑯琊於新城故爲同望云新  
城自太僕公起家成進士世懋先大夫實同辛丑榜  
太僕公歿而厥子若孫與世懋兄弟復後先成進士  
今上初世懋爲祠部員外郎太僕公之孫名象坤  
者爲祠部大夫大夫擢爲江西按察副使而世懋亦  
出叅江西藩事以家世故再爲同僚相得懽益甚於

是知有羅峯公羅峯公者憲副象坤父也憲副君滿  
三載考當遷而會羅峯公之計至辦號徒步歸世懋  
實代之庖憲副君歸亡何將卜塋羅峯公於太僕之  
墟請狀於世父中丞公而來告曰惟吾子之熟吾家  
世也敢以銘請世懋始憮然而辭豈其聞人之世中  
丞公之手筆而不佞雕蟲之是寄已而思之疇有通  
家誼故習行事顛委若而人者余小子何敢讓焉乃  
按狀而序之曰公諱某字某羅峯其別號也其先世  
祖某國初自瑯琊始來居濟南之新城至曾祖某  
有布衣操載邑乘中祖某爲潁川王府教授父太僕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八

四

四百八

公某以貴州布政司叅議勤王事死贈一官已又晉  
右副都御史從子貴也太僕公生六子公爲長公生  
而穎異六七歲時出就外傳所受書輒成誦甫弱冠  
補邑諸生卽有聲諸生間業駸駸就矣已而得羸疾  
初太僕公承素業窘甚日一糲食猶不給比宦游而  
諸子皆業儒自好諸爲婚嫁費及所以佐米鹽紙筆  
一切出於公而公旣已病太僕公憂之乃令公罷學  
得入訾爲國子生羅峯公爲國子生而疾愈乃得一  
意爲家政公治家皆心計手筴量盈縮百不一失課  
僮指力耕作而身行饁田間佐之能以忍驚攻苦任

其力產日益拓而太僕公宦四方得無內顧憂諸弟皆起家文學大都公力也於是太僕公乃大喜謂吾有克家子云太僕公卒貴州而中丞公舉於鄉竟卒不聞也公聞計徒步千里迎其喪歸居喪以治聞旣卜地獲吉而葬乃偕其諸弟而泣請於大淑人曰兒所以去博士業爲治生者冀以成諸弟名慰吾父志也今吾父歿而介弟舉於鄉弗聞也諸少弟又弱未成有如萬一以俯仰憂奪其業將吾父未酬之志何兒願逸諸弟如故而身肩其勞太淑人暨諸弟皆喜曰諾公自是治家日益勤而中丞公暨諸弟若子愈益自奮於學壬戌中丞公遂舉進士而憲副君以甲子省元乙丑進士繼起凡王氏成進士位中外者四人爲鄉進士仕者一人待而試者二人爲庠生選而貢者一人廩于庠暨庠而待者共三人蟬聯冠冕天下無與比皆太僕公兩世澤而公所長養成立者也憲副君始爲祀令遇國恩當封公時久爲選人次得謁選人謂公封君虛秩耳曷若銓一官得真祿以自愉快乎且而封固在公作色曰惡是何言也夫仕將行志乎一訾耶何志之能行卽爲貧而幸有先人之敝廬在吾安能扶服上官前乞升斗爲貧計也於

是卒就封已竟以膳部大夫再覃 恩錫封終其秩  
云羅峯公業已爲封君諸弟皆日貴而公猶完家政  
太淑人勞之曰兒老且休矣幸稍自逸始命諸弟析  
產而居而身留養公所諸子孫時時過從及太淑人  
往來諸家公輒綵衣而先爲極懽歲時置酒高會奉  
觴上壽栗栗惟謹已雍雍如也羅峯公雖以力田起  
然其爲人曠朗好遊旣已脫身無仲季累乃就城西  
一里所構別業雜植花木爲燕閒居時召親知談說  
農事爲樂憲副君初任豫章暨入 賀行皆一過家  
壽公公慰甚是時仲子象泰以詩爲省試第二人公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八

六

四八

益自舒而城西之別業花木盡已蔥蒨成林公日爲  
具召諸願從者與遊而賓客無不人人願從者酒酣  
往往命聲伎爲樂懽益甚已竟得寒疾卒公性孝事  
太淑人奉甘腴藥餌皆先嘗及是病甚而太淑人尚  
健無恙公任數委終意豁如也而惟以弗終事太淑  
人爲恨幸老人無過傷而已未屬續之日執次子象  
泰手而誨曰天平而吾竟止於斯乎夫進取者才也  
而善居者守也若才任之則毋忘父所戒矣若兄遠  
在江湄吾弗及見也家受 上恩不訾令好爲之有  
以報塞耳已而又曰田家冬大雪明歲稔力農事清

敵數知若能任也吾弗復言矣其悵悵不亂如此而  
始終力本人尤以爲難公性頗負直不能媿阿而好  
面折人過然多居鄉大節始太僕公事伯兄甚謹宦  
游時屬公善視之公旦暮供侍一如事太僕公諸父  
皆貧早夭所遺孤子女爲力辦嫁娶無難色筦家政  
三十年一錢尺帛無私畜折產時與諸弟相讓久之  
比折而猶爲諸弟視田舍諸弟有所營置亦必候公  
至乃成券居平自奉賤損惡衣菲食而特好施予周  
人之急甚於其身凡族黨之孤無依者婚嫁失時者  
有喪不能舉者皆曰有羅峯公在環里之居而待公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八

七

師買

舉火者歲恒數人里中有共舉必公爲倡而尤能以  
忍詬退讓爲行有鬻產於公者業已成券而豪家規  
欲得之出不平語公竟折券還其人旣婁受封矣出  
入恒徒步或勸之乘肩輿輒笑曰吾幸不貲筋骨而  
柰何駕人車憲副君弱冠爲令有治績而鄉進士君  
志性命之學公所以爲戒當官務實政毋依姻貴人  
爲學務躬行毋飾空談皆有味其言之也迹其行誼  
有古俠士風而逡巡出於君子長者言多澤於道義  
以是鄉人尊而著蔡之晚而得天上啟下承左推右  
輓福履榮耀縣亘三世而公以一暇餘之身憂游其

間里中望之以爲神仙而公亦自謂樂而忘死矣乃  
僅得年五十有五豈非造物者有靳於其間耶公以  
某年某月某日生以某年某月日卒二子長卽象坤  
娶于田太學生永寧之女次卽象泰娶於榮庠生洵  
之女女五長適某次適某次許聘某次許聘  
某俱未字銘曰 以而毋閑閑兮以而昆軒軒兮以  
而子蟬蟬兮以下從於滕公之阡兮人曰我公胡不  
百年公曰無庸吾返吾天毋盡吾之餘以貽于後之  
人其藏也安

明奉議大夫江西按察司僉事南山趙公墓誌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八

八

三頁半

銘

南山公者趙氏名巖字維石其名字與號皆取諸詩  
節南山之什云先世吳之陽城人其徙於崇德則自  
王父盛始盛賈於邑中邑人安之生子聰以世其業  
遂於北門之墀家焉聰卽公父封爲御史者也公生  
而獨穎異少補博士弟子貞識者已知趙氏有高門  
矣屬御史數中里中繁役毋 太孺人拮据爲助不  
得皆癯瘠色墨公奮然起曰奈何爲人子而令其父  
母垂老至是則益下帷誦解居亡何名益起諸生皆  
遠來就業執束脯門下者百十人公悉以進之御史

公而御史公夫婦稍色康嘉靖壬子領鄉薦數上春官不第已未計偕歸而母太孺人先公未歸卒公聞而大慟壬戌成進士為九江府推官條上賦役議籍相嵩產多著績滿考封父聰如公官居一年所召入為御史隆慶初覃恩而封推官公得晉封為御史公益慨然思有以報上恩是時法網寬文武吏不能無耗蠹詔以直指使者四人巡天下而公以選與焉所當三輔山東西關河五省幾當天下半公業已當重任則日夜不遑息所鈎摘會計率踰丙夜為常如是二年所徵解不下七百餘萬計是役也公之生平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八

九

四

精力磨耗殆半公所居名寬厚長者而內志甚直諸所彈糾不善避貴人黨而會執政有忤於舊相遷怒於吳之居臺諫者公故吳人也竟出為湖廣按察僉事未幾用故秩謫判武定州客有不平公謫者曰公勤卽不論而坐長者謫耶公笑曰客以不佞為能得御史職乎不得謫其所也得而謫遇耳何傷卒意氣自如而獨念御史公老當侍遲其行御史公聞而遽呼曰孺子薄半刺乎而父幸健飯奈何負國恩公不得已遂行居武定年餘量移甌寧令甌寧人頌之會郡中及傍縣皆越獄甌寧介其中盜數往來輒曰

趙侯吾父母母有所侵恐上計朝京師道聞除目遷  
比部郎已晉貞外郎載擢山東僉事初公爲計吏便  
道歸省則御史公已憊顧謂公曰若盡報國以赤  
貽我以黃及是役也公喜謂可藉手以見而侍御公  
竟不待至滄墅計聞公號頓絕而復甦者數益自傷  
以干祿奪二親養含不及視也久之創發於股治百  
日良已俄而鄰舍火風熾將及公舍侍御公猶在殯  
公又號泣撫棺願以身俱焚已風返火遂西南趨卒  
亡恙人皆以爲孝感云然公緣是益毀服終謁選得  
江西僉事公體素魁碩及是頗得喘疾不得已以簡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八

十

四

書之畏來治事三日而病大作余時以上計甫還任  
猶獲見公於內舍起坐語自如余爲之呼醫藥已竟  
不起實經紀其後事云中丞王公公同年雅厚憐公  
客死頻出視其喪賻贈殊厚公柩將歸其子良璧年  
三十矣拜而泣且謝又泣以請曰孤先大夫之獲返  
骨也翳先生是賴顧所爲先大夫不朽者當在先生  
文予謝不敢而良璧固請曰人誰無死乃先大夫所  
以死則始中於王事再入於家計實惟君臣父子  
之故非先生疇明其志又曰先大夫內明而質有其  
厚生平能容人過卽僮僕不加遮色人犯弗校貨來

者弗入筮仕十九年矣而里人有不知趙御史者吳俗宦家多厚自殖而先大夫居僅蔽風雨業僅供飢粥倘亦有足書者乎余既已耳良璧言又叅公生平宦蹟而爲誌如此公生於嘉靖之壬午七月五日歿於萬曆之庚辰五月二十八日享年五十有九配潘氏封孺人生子一卽良璧邑增廣生娶周氏女二長歸邑人呂炬次歸歸安庠生茅一家孫三廷基廷坐廷堅公有二弟對崗一太學生一儒士皆公所就者足稱爲人兄矣年不登下壽而望六非天子姓若單賢而有文又多孫子獨於官不能如其父志然爲司王奉常集

卷之十八

十一

朱刻  
三百六

憲大夫晚而客死遇中丞公卒以哀榮歸好公者徒以公積勤厚德不宜止是爲望卽瞿曇氏所謂缺陷世界言之死亦足瞑矣銘曰 俗以不歿於家爲不辰與而公不知禮以歿於位爲加等與而公亦不知崇之阡鬱鬱芊芊今惟公是歸趙之孫子振振繩繩今公所不死者其在於斯

太學生黃惟中墓誌銘

萬曆己卯江西之金谿舉一士曰黃生章慶年甫踰弱冠始余讀其策而大奇之生因請爲門下士明年春余上計京師而生與計偕不第歸間嘗蹠而泣以

請曰章慶之稚且不學也而驟舉於鄉人謂遇先生  
章慶有父年五十三而竟以太學生死又胡難也惟  
吾父生不酬一第而死不及見章慶之成先生業已  
成章慶者倘微惠於一言以銘吾父之幽今潛德有  
述乎是章慶再有遇於先生也余始知黃生爲孤兒  
乃益竒而諾之比還豫章而章慶以姻家吳庫部所  
爲狀來授讀未終而歎曰有以哉黃氏之子達也夫  
亦食而父之遺乎按狀君諱文龍字惟中以後渠爲  
號其先南豐雙井里人也宋開寶初徙金谿曾祖矩  
嘗受業於吳聘君載在邑乘祖文會以富好施聞用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八

七

四百〇八

君父貴封承德郎父綸中嘉靖壬午舉人官太僕丞  
所謂北山公也毋安人曾氏君幼而穎異能誦習對  
偶九歲卽受學於卓峯黃先生之門先生以直諫謫  
戍赦歸教授里中君從學爲文章數百言立就年十  
二時督學使蘇公試以李郭仙舟論器之得補弟子  
貢後二年東石王先生以女歸焉時先生棄湖江督  
學使者歸養有名當世君以館甥徃因復業門下相  
與攻編纂之業皆列有名項之北山公上春官以君  
偕行所歷名都古賢聖墟君益得以博聞見廣胷臆  
過金陵以通家門下士謁見湛甘泉先生於禮部於

是又聞甘泉之學君既少有雋聲加以內外父師皆名公卿雅所抱負天下事亡足難何論一第歸而與諸生周德崇劉嘉謀讀書於北山書屋業益晉廩于庠矣屬將試而北山公卒於官君聞哀毀甚卒服讀禮無違服闋爲壬子鄉試試闈火君不第歸久之得所試卷於瓦礫中則擬上第六人也人皆爲君惜而君亦自傷數奇且苦癩疾不能思不得已奉東石命入貴太學而卓峯爲詩送之猶冀其堅功名上國也久之疾益甚竟賫志以歿始君所與周劉二生友也周故寡人至不能娶君推有無濟緩急已爲之授室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八

十三

四八

如是者十年所而周遂得舉於鄉爲登州倅長子孫君之力也劉二喪不舉君貸之三十金未償而劉死折券不責償而更以他財贖之人歸其厚焉北山公有庶子曰文豸公死尚幼而曾安人故憐之君緣父母意所以撫摩甚著壯令有室推財之半與之教以稅文今爲博士弟子此又君之力也曾安人有所愛姪未字而君有族子曰株貧而好學君故厚之因以安人命諧配焉而兩家懽合成子姓此又君之力也東石晚而有子會暴疾作而先所養子危其孤先生泣而屬之君君毅然力任卒獲周旋先生病亦尋愈

而君義聲益振矣君雖專以賑窮存孤爲行而性伉直不能容亡賴子卒之日二孤爲亡賴所困者數初公與安人從子廷育雅相善館穀之家良厚及是廷育匿之里中竟以二孤免人皆謂廷育能報云生平好儉素輕得失歸自金陵也風幾敗舟舟人泣君固整襟不動頃之舟定衆詰君所以君徐荅以有義命在衆咸歎服家居爲盜所剝貲且罄族人來慰君撫掌笑曰吾在何爲者其能安於夷險禍福如此王先生曰以余觀於黃君豈古所謂獨行之流耶若朱季范巨卿劉遴之輩非必於王公大人有財力者身僅三奉常集

卷之十八

四

四  
恭

爲太學生處士而至能使人以喪自歸其素所樹立風之也至徐孺子郭林宗稍澤於道德矣而千里赴義成獎人倫隱然有俠士之風焉由此觀之人患不行義耳安在位之有無哉今黃君其敦倫知命固得之三先生問學居多而節俠好予多爲人同憂樂亦其天性然也旣已賑人之急不責其報而人亦報之身後不必君知倘所謂陰德非耶是宜有後爲之銘曰 撫原勤穡而不逢年白壁蒼球乃生石田艱于其躬維遇之窮後人易之維君所遺沒而無知其生之恨則夷沒而有知其死而藏則宜

明處士曲巖蔡先生墓誌銘

始余從元美兄游兩洞庭也至銷夏灣舍蔣氏客有  
言曲巖蔡翁者蔡林屋先生弟年九十三矣蔣近翁  
居翁聞余兄弟欲訪之則先至步履視聽不衰望而  
知爲有道君子也後一人奉杖而從恭謹甚詢之爲  
翁之冢嗣孝子伯玉年亦踰六十矣翁視余兄弟懼  
甚坐談久之謀登縹緲峯客言翁五載前猶上下峯  
如飛至是謂余曰老憊不能從登縹緲奈何顧謂伯  
子汝少盍從二王君游於是余兄弟各出橐中帛爲  
壽而先之以詩元美詩云家在五湖人世外身安六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八

五

三  
五  
先  
庚

帝太平中翁尤喜二言時同余游者陸徵君叔平年  
亦幾八十翁老友也叔平妙丹青翁素不喜人貌其  
形及是謂叔平盍爲老人作小像以貽吾子像成而  
命伯子書二言其上欣然曰足矣元美歸自太湖日  
見郡守令言狀曲巖翁及子伯玉於法俱當得旌郡  
守令如言旌翁遣二子身之余里中謝謝竟歸而翁  
神若損閱明年五月八日遂卒嗚呼異哉若有待以  
瞑者翁常語伯子曰夫諛墓文古有之矣乞者席貴  
重以文而文者騁爛飾以傳至微文陰刺而乞者猶  
不自覺夫余安能受此曹翹也生平 相知云踰文

太史而今逝矣次則若師徐山人稱知我可免爲一  
傳毋侈而辭以俟夫名世者據實銘焉又曰銘吾旌  
者必高陽許子也可及吾在書之於是太僕泣而書  
之爲缺柩字及歿而太僕私爲謚曰昌樂先生翁旣  
沒將十年而伯玉賓於余所乃出徐山人傳及手書  
傳後事皆核無羨詞泣而乞銘於余曰先生知余父  
子幸毋辭乃爲誌曰蔡翁名範字師古所居近林屋  
曲巖之勝因自號曲巖山人其先河南陳留人十五  
世祖當宋南遷汎舟震澤登包山下相銷夏灣卜其  
勝處居焉後子孫漸蕃衍樓閣繡錯而居灣上之蔡

三奉常集

卷之十八

六

英  
四

遂爲郡著姓翁生蔡氏盛時幼孤爲伯氏所鞠於學  
不策而能山中俗多不好治博士家言翁弱冠時遂  
已博綜羣籍然以自娛性靈而已其詩文亞於從兄  
羽而孝友醇固不啻過之性尤倜儻不羈嘗喟然曰  
丈夫不能窮寰宇之勝恣裘馬自愉快而齷齪守一  
丘鮒蛙耳夫楚地半天下靈山巨浸所鍾而鉅麗瓌  
觀無若兩都吾將歷覽焉於是首走荆襄樊鄧之墟  
泝江入漢若雲夢二澤潞蓄之奇峴首鹿門名賢之  
蹟大堤女兒花月之場靡不醉心極目然後返入金  
陵縱刷幽薊凡 皇居宮闕雉門兩觀之雄天塹大

行疆場閭閻之盛士馬之精強財賦之充初文物之  
繽紛龍躍鳳翔雲興霞蔚而南北之極觀備矣翁乃  
充然厭心嗒焉息慮賦式微而歸曰吾始耻其陋而  
終虞其宕倦與境生興隨裝盡吾將老於縹緲之下  
矣夫茲山不有黃綺諸賢之遺蹟乎吾舍此何適也  
蓋翁是時年甫四十云偃息衡茅聚徒教授里中子  
弟多所造就既已陋治生家無留儲而賓客來至者  
輒盡其懽披裘索帶有以自樂泊如也名士大夫慕  
包山游者必造翁談亦有聞翁名偉其行而千里問  
遺不絕者翁終不妄有所受手不持一刺謁貴人門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八

七

錢沈

足不入城市與俗人伍如是者垂五十年吁何竒也  
翁故豪舉卽食貧不喜以貧自命意常若有餘者元  
妃徐碩人事翁謹甚有德耀之風每食飲必手潔以  
進先翁二十餘年卒翁業已安徐碩人養而碩人沒  
後子伯玉緣其意手代中饋卽旦夕一肉必務甘潔  
甚於碩人時以故翁雖貧士行而坦然能葆其無憂  
之度亦所遇有助焉丹顏雖謝元神獨聳或曳杖行  
歌或焚香默坐冷然仙骨人且以百歲外期之五月  
七日快飲噉起行如歸忽命伯子曰吾將逝矣遂偃  
卧至夜分四體無異溘焉遽瞑初翁居再遷葦蕭不

蔽風雨每冬月雪霰他室沾濡而翁所坐卧處獨若  
無侵居常戒伯子曰吾死必竟日夕乃許就木若慎  
毋違翁歿當暑伯子輩號絕而甦始憶遵遺言而執  
不可待方徘徊無策忽迅霆烈風氣若杪秋人皆粟  
禛乃得竟如治命云其事最異者兩端豈其有神術  
致然將翁生平好竒而天亦示竒以報耶子二長卽  
伯玉今年已七十餘含真葆素壽且無涯所生子一  
名鯉祥博洽嗜古爲鄉里善人次仲玉雖業行賈年  
三十餘妻死不再娶有一子燕祥早卒婦朱氏先自  
經死別有傳家門雖謝貴盛而孝友節義好德令名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八 八

錢允  
三百

皆翁餘慶所遺也伯子以某年月日葬翁於縹緲峯  
麓始祖墓旁而以徐碩人祔焉爲之銘曰 吳得歲  
星文翁及之九十登遐粵有蔡翁夢得九齡而四有  
加亦旣大耋亦有孝嗣其又何嗟太丘之碑筆不色  
愧言不榮華

其車最異昔兩端豈其有神術  
不可料衣將回無業感及雲麻風釐昔祔人皆粟  
其義餘類當暑伯子輩號絕而甦始憶遵遺言而執  
無疑吾常歎伯子曰吾張必竟日夕乃許就木若慎  
蔽風雨每冬月雪霰他室沾濡而翁所坐卧處獨若

